本书是从日文《竹内好全集》十七卷中遴选出来的文字，笔者只挑选了《鲁迅》和《近代的超克》两篇名文阅读。

作者竹内好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评论家，鲁迅研究的专家。

笔者阅读鲁迅的文字算不得多，只是读过几篇杂文、几篇小说，是沒有什么条件就鲁迅的问题大发议论的。笔者不过仅就是书的《鲁迅》一文，及一些模糊的记忆，粗略谈谈。

或许是翻译的缘故，或许原文如此，作者的文字干练，“格言式”的语段层出不迭，试举数例，“他死后实现了他生前作为启蒙主义者最想实现、而他的文学者气质又与之相悖的文坛的统一”、“去挤他的奶和血的是青年们。只是他们离得太近而忘却了牛。当牛倒下来不在动的时候，他们才愕然意识到牛，发现过去用鲁迅的名字称呼着的，其实正是他们自己”、“他不退让，也不追从。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，以‘挣扎’来涤荡自己，涤荡之后，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。这种态度，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形象”。

作者的文风显然与鲁迅有着天壤之别，在作者看来，鲁迅的文字是“很难懂”的，小说也“写得不漂亮”。作者是单纯就文学上提出的问题，我赞成关于“难懂”的说法，也部分认同“不漂亮”的说法。我们如果联系起作者提到的鲁迅“挣扎”的一面，或许可将这种文笔上的“难懂”，部分的要归结于此，作者在思想上的矛盾与挣扎，文言与白话的交界，形之于笔下，便不是俊爽自然的文风。这又不能说是“稚拙”的，那正是胡适白话文诗的风格，是为了通俗而易懂。鲁迅如作者所说，是一个“强韧的生活者”，“顽强的恪守自我”。

相较于文学本身，作者似乎更为重视作为一个启蒙者、文化形象、斗士的鲁迅的意义。无论是鲁迅的小说还是杂文，作者似乎就文笔和抽离时代的所谓“纯文学价值”评价不高，《狂人日记》是稚拙的，《药》和《故事新编》则是完全失败的。但《狂人日记》的价值，在作者看来在于鲁迅通过它把握到了某种根柢上的态度，成就了一个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文学者，中国近代文学的第一块纪念碑意味着悲剧的诞生。

余英时欣赏鲁迅早年的小说，但对其杂文不敢恭维，尤其震惊于鲁迅极容易将人骂的狗血淋头，似乎太过分了些。余英时还写了一篇《谈鲁迅与周作人》，尝试还原鲁迅与周作人更接近本来的样貌，不夸饰亦不贬低，不过在普遍的将鲁迅视作“圣人”的环境下，英时对鲁迅的批评或者说形象上的修正，还是有“惊人”的一面在，但我们也得承认这些说法大概是事实。竹内好的《鲁迅》，尝试对鲁迅全面的描摹、评价，自然在提出其“伟大”之处后再论及缺点就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。

鲁迅不是一个思想者，在“启蒙”之外，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，当不及于伏尔泰至于启蒙运动。鲁迅本应是一个退出公众视野的人物，作为一个文学家，一个特定时代的风云人物，但不应该是一个仍属于当代的思想者，这是鲁迅的不幸，亦是我们的。不过，作为一个“符号”的鲁迅，似乎无论如何总有一种魅力在，尤其是灵柩上的“民族魂”。